

周 林 著

刻骨铭心特警兵王的
燃情岁月
荡气回肠戎装军魂的
血性传奇

军心如铁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军心如铁

周 林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心如铁/周林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033 - 2178 - 8

I. 军... II. 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5570 号

军心如铁

作 者:周 林

责任编辑:吴述波

封面设计:柏拉图工作室

责任校对:肖 寒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90 千字

印 张:18.5

印 数:1 - 8000 册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33 - 2178 - 8

定 价: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军心如铁，坚石可劈！

谨以此书献给曾经当兵、正在当兵、将来要当兵的共和国军人！



第一章

雷霆到学校的时候，冷冷清清的校园里只有杜超一个人光着膀子在篮球场上百无聊赖地练习投篮。那是一九九五年秋天的一个周末，雷霆毕业已经快四个月了。

这是一所省级重点技校，所谓重点，就是“众矢之的”——许多人都想走进来，成为这所学校的学生。就在去年，这里走出的学生还都统一被分配到一些重点工矿企业，那可是农村人向往了几辈子的铁饭碗！而今年，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唾沫横飞地宣布：为积极响应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本校毕业生今后将要自谋职业。校长还特别强调本校是被分管教育的朱副省长亲自补添进去的试点单位。说这句话的时候，当了十几年校长的老人家激动得面色潮红、语音发颤，他显然把这个看成是学校莫大的荣耀了。

老校长脸上的红晕还没褪完，全校就开始罢课，而且，一停就是三天。直到教育局的局长第三次来学校现场办公的时候，才算平息，原因是那天下了场暴雨，学生没办法在操场上静坐，只好选择了坐回教室里。

这里的学生百分之七十来自农村，没有背景更没有靠山，听到这样的消息，比家里的房子着了火还心慌，再加上几个胆大的城里学生一煽动，结果学校就变成了农贸市场。

要知道，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初中的时候都是一心想要跳出农门的尖子生，他们没有耐心更没有条件再去读高中考大学。三年技校读下来，几乎



耗完了一个家庭的所有积蓄,还不知道有多少家庭是砸锅卖铁的。

雷霆就是这些农村学生中的一员,校长讲完话,站在操场最后面的雷霆第一个反应是两眼发黑,脑子一片空白,但所有人散尽的时候,雷霆还一个人坐在煤渣上发愣……

两年前,正在田里插秧的父亲拿到儿子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几乎是举着那张纸赤着脚跑遍了整个村子,逢人便说:“我儿子考上了,我儿子出息了!”

父亲杀了两头猪,摆了两天的酒席。这个跟田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那可是省级重点,在他的心目中,这样的学校跟清华北大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儿子上了这个学校,户口就可以农转非,毕业后就是铁饭碗,就是国家干部了。

雷霆不知道怎样面对自己的父母,他更想不明白,为什么当初处心积虑要上的这个重点学校,怎么就一夜之间成了改革的重点?

雷霆没有参与罢课,只是被动地卷入其中,这个在校学生会最活跃的学生干部选择了沉默。那时候,他的觉悟还没有到置个人利益而不顾而去顾全校校长嘴里所谓的“民族大义”的程度,更不会举双手去赞成这种教育改革。但他清楚一点,既然政府已经决定了,那就是无法逆转的事实,偏激的行为只能换回更糟糕的结果,搞不好档案上还会留下污点。

与雷霆持相同想法的还有农村学生赵子军与江猛,再加上公子哥杜超。他们四个是同班同学,同为学校篮球队的四大主力,私下里都以兄弟相称。四个兄弟中间算杜超是个另类,他是这个学校最牛的人,也是学校里唯一的高干子弟,校长都要让他三分。

这个从小在农村外婆家长大的公子哥儿不喜欢跟城里的同学呆在一起,在他的眼里,城里的那些同学个个都是娘娘腔。而且,他从来都不会主动提及自己的父亲。直到二年级开学的时候,迂腐的校长同志神神叨叨地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有意无意地透露了这一爆炸性的背景,从那以后,杜超身边就再也不缺花枝招展的女同学了。

就冲杜超这种难能可贵的、能与农村子弟打成一片的优秀品质,这个市委秘书长的儿子,成了四个人中当然的老大。

杜超并不愁工作,只要他愿意,这座城市就是他家的后花园,想上哪儿去都可以。秘书长甚至已经为儿子联系好了一所重点高校,让他继续去深



造。可是杜超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想当兵，而且还想当特种兵。

早在二年级的时候，杜超就跟三个好兄弟吹过风，意思是四个人全去当兵，而且最好是在一个部队，一个连队。那时候，三个人都是笑嘻嘻地附和，没有一个人真往心里去。这也怪不得他们，那时候，他们想：再过一年就有份体面的工作了，当兵不也是为了就业吗？谁愿意逛了一圈再回来？

可这一次却不同了，全校的学生都在操场上静坐的时候，他们四个全部坐在了楼顶上的水塔下，那个地方居高临下，可以鸟瞰操场，更是可以显示出他们的高瞻远瞩和与众不同。

召集人还是杜超，这个善于捕捉机会的家伙，那天当校长宣布完那个惊世骇俗的决定的时候，全校最高兴的就算杜超了。苍天有眼啊，是老天把他们的命运捆在了一起。

没有人再有意见，也没有人敢不往心里去，他们担心的问题，杜超全都拍了胸脯。这是杜超第一次以市委常委公子的身份向三个同学承诺：第一，只要不缺胳膊少腿，身体状况良好就保证能当兵；第二，就是在部队提不了干，回家就业也不会去扫马路。

三个人都相信他，也无法不相信他。于是，毕业的时候，多数的男同学黑着脸，女同学哭哭啼啼，而这三个农村学生却是高高兴兴离开学校的——毕业了，就意味着离征兵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今天，杜超是毕业后正式召集他们三个人来合计的，因为头一天他已经在军分区的参谋长家得知征兵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而且是哪个部队来征兵，他都摸得一清二楚。

杜超家就住在学校的附近，学校就是他家的后花园。等到三个人都到齐的时候，已经到了午饭的时间，杜超把球衣很潇洒地搭在肩上，手一挥招呼着自己的同学们：“走吧同志们，今天中午我带你们去我舅舅的酒楼里吃大餐！”

在这座城市最豪华的酒楼里，杜超要了一桌子菜和一打啤酒。三个土包子正襟危坐，焦急而又无奈地等着杜大公子开口。杜超对几个人的疑问不理不答，四平八稳地坐在那里，自个儿开了啤酒慢悠悠地灌下了大半瓶，然后才咂咂嘴笑道：“今年的机会好啊，一个王牌部队的坦克师，一个武警部队的机动支队，这两个部队在我们地区有两百多个名额！”

江猛皱紧眉头瓮声瓮气地说道：“说老实话，我还是喜欢当炮兵。”



杜超差点儿没被一口啤酒呛着：“你懂个屁？炮兵部队有什么好？那炮弹死沉死沉的，一不小心炸了膛，你狗日的就要挂到树上去。”

赵子军笑道：“猛哥才不想打炮呢，他是想去炮兵部队当炊事班长。”

“炊事班长有什么不好？没危险，吃得好，还能学到技术，退伍回来还能开个餐馆当老板。”江猛显得一本正经。

“赵子军就不是什么好鸟儿，人家是说你戴绿帽子，背黑锅，看别人打炮呢。”雷霆捂着肚子狂笑。

江猛出生武术世家，可是人如其名，整天蔫头耷脑的，个不高也不壮，但脱了衣服，全身都是精巴肉。江猛平常看着老实木讷，如果真要动起手来，这三个人高马大的同学加一块儿还不够他三拳两脚的。听完雷霆的解释，江猛一把捏住赵子军的胳膊，赵子军痛得嘴都咧到耳朵后面了，差点儿没跪下来求饶。

杜超等这哥儿俩闹完了，给三位好友满上酒，继续说道：“我问过军分区的几个干部，他们都建议我去坦克师，因为那个坦克师所在的王牌军有一支特种部队，那可是老美 101 空降师都服的部队！他们每年都会挑选一些尖子兵，当了特种兵，同志们就算活出头了。”

雷霆：“据我所知，特种兵都是百里挑一的，我们四个都被挑上，那种概率几乎为零！到时候选不上，你老爸官再大也是鞭长莫及，恐怕也没人理他。”

江猛来了劲：“说老实话，咱四个要是有一个会被挑上，那肯定就是我了。特种兵不是能打吗？！”

杜超很不服气：“卵！光能打管屁用？没看到军训时候你打枪的那傻样儿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不会，两只眼睛瞪得跟牛卵子一样，拿起枪就瞎突突，谁敢要你？你还是老老实实跟在我们后面当厨子，哥儿几个亏待不了你。”

江猛傻呵呵地笑，这个家伙不太爱讲话，但冷不丁会有些惊人的言论，不过，只要有人把他给抵到墙角，他就没话了。

赵子军也是个没什么主见的人，基本上唯杜超马首是瞻，在他看来，杜超是个神通广大的家伙，他说什么肯定错不了。

三个人中间，杜超最烦也最欣赏的就是雷霆了，因为雷霆是学生会的宣传部长，看起来很有主见，凡事又爱追根究底。杜超其实不太耐烦跟雷霆讲



话,因为在雷霆面前,他总是讨不了好,要不是另外两个坚定地站在他这边,他也成不了这几个人的核心。

果然,雷霆又开始摆自己的道理了:“我这几个月在家里专门研究了各兵种,野战部队基本上都驻扎在荒郊野外比较偏僻的地方,坦克兵多数都在荒无人烟的地方,那地方与世隔绝,‘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几年大头兵当回来啥也不懂;武警大部分是内卫部队,驻扎在城市里,就是留不了部队,退伍回来起码还能跟得上时代。”

雷霆话一讲完,赵子军就跟着附和:“说得也是哦!”

“是个卵! 还一套一套的,当兵又不是去享福! 我怎么发现你们几个动机都不纯呢? 当兵不就是为了吃苦受罪? 就冲你们这想法,搞不好政审都过不了。”杜超看上去有点儿气恼。

雷霆是那种嘴巴比脑袋转得快的人,刚才那席话也是想当然地,多半是为了表明自己有主见。其实,雷霆对部队也没什么概念,而且兵好兵坏,自己也左右不了。这下,看到杜超义正词严的样子,还要给他上纲上线,心里没底的雷霆也就无力辩驳,只好选择了沉默。

雷霆都不说话了,杜超自然是有点儿得意,举起手中的啤酒晃了晃说道:“既然大家都没意见,吃完饭回去就分头准备。过几天征兵的干部就要来了,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到时候咱们再碰头的时候,哥儿几个动作都快点儿!”

几个好朋友吃吃喝喝闹了一下午,临走前,晃悠悠的杜超没有忘了多提醒几句:“从今天到入伍前,算是大家最后一次喝酒,回家后都不能喝了,万一酒高了,跟人打架就玩儿完了。另外,有什么毛病赶紧去治。赵子军的包皮那么长,抓紧时间切掉!”

赵子军脸红到脖子根,慌慌张张地抬头四下看了看,轻声抱怨:“体检的时候还要看包皮啊? 这不是扯淡吗?”

杜超一脸正义:“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反正身上哪个地方不对劲儿就赶紧去治! 万一人家真要看你那玩意儿,到时候再去割就晚了!”

“还有,还有!”杜超继续说道:“你们家里的那些农活儿也不要干了,免得到时候不小心伤了哪里。”

几个好朋友,各怀心思地散了伙。杜超径直去了市政府大楼,他打算跟自己的父亲好好再聊一聊,如果父亲不帮忙,他夸下的这些海口,也就没办



法兑现。

一身酒气的杜超在市政府门口被门卫挡了下来。半个小时后,杜秘书长的电话打到了门卫室,杜超拿起电话就听到父亲在斥责:“我不是跟你说过有事打电话吗?你跑到市政府来干什么?”

杜超愣了一下才硬着头皮说道:“爸爸,晚上您有时间吗?我想找您谈谈。”

秘书长在那边有点儿不耐烦地回应:“当兵的事情就免谈,我晚上还有应酬!”

杜超哭丧着脸:“爸!我们好久没有聊了,您给我一点儿时间可以吗?”

秘书长在那边沉默了半天,最后深深地叹了口气:“好吧,晚上你回家里来。”

二

这是个陈旧的花园小区,看上去有些年头了。花园里别致的景观与这里的建筑有点儿格格不入,数十栋土灰色的独立别墅,在组团锦簇下仍旧显得死气沉沉。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并不奢华的小区,却不是平头百姓可以随便进出的,因为这里居住的是天江市的首脑们。

杜超也曾经是这里的小主人,两年前他和担任区计委副主任的母亲搬离这里的时候,总共只在这里呆了不到半年。两年多以来,杜超回到这里不超过五次,上一次过来,还是半年前。现在这里已经变得有些陌生了。

从一条铺满鹅卵石的绿荫小道进来,第八栋房子就是杜超曾经呆过的别墅。高干住宅区的八号公寓,显见这里的主人身份是多么的尊贵。

现在是晚上七点多钟,离与父亲约好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提前过来,杜超是想再走走看看,也许再过一个多月,他就要彻底地告别这里,离开这座城市了。

照顾父亲生活的是比父亲大好几岁的远房亲戚。自从女主人和小主人搬离这里以后,这位远房亲戚的脸上就再也没有挂过笑容。

八点半左右,杜超敲开了门,笑咪咪地看着站在那里发愣的保姆:“阿姨,我是小超。”

保姆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显得有些惊慌失措,赶紧闪开堵在门口



的身子，将杜超让进了屋。保姆是个不善言词的中年妇人，看到小主人突然出现，心痛而又慈爱地远远地看着，眼里满是泪水。

杜超看出保姆的伤感，但他并不打算理会，他在偌大的客厅里转了几圈后才回头对站在客厅一角的保姆说道：“阿姨，小菲明天回来吧？”

保姆掀起围裙的一角拭了拭眼角：“要回来的，下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要去当兵，她要好好利用周末陪陪你，还说想吃我做的红烧羊肉，让我明天一早就去买新鲜的。”保姆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堆满了笑容。

杜超坐在了沙发上，顺手从茶几上拿起一只雪梨，边啃边说：“阿姨，你同意我去当兵吗？”

保姆显得有点儿受宠若惊，十八岁的小主人让她觉得有点儿陌生。两年前的杜超还是个混蛋小子，时常找自己的麻烦，从来没有对自己如此尊敬过。保姆嘴里嘟囔了半天，才壮起胆子说道：“你吃得了那个苦吗？你爸爸也不会同意的。”

杜超问道：“我爸跟您讲过什么吗？”

保姆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半天才回答：“没，没有！”

“哦，您忙吧。不用管我了。”杜超没有难为保姆，说完话起身打开了电视。

杜秘书长很准时，九点钟刚到，他就走进了家门，顺手将黑色的风衣挂在了门边的衣架上。他一边换鞋一边探头看了一眼坐在客厅里背对着自己的儿子，冷冷地说道：“来了？今天这么积极？”

杜超听到外面车响，就知道父亲回来了。这一次他显得无比紧张，甚至连去门口迎接父亲的勇气都没有，赶紧关了电视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

这半个小时里，杜超至少反复思考和推敲了十种以上与父亲沟通的方式，甚至还设计好了几个长长的开场白，默默地演练了可能的每一句应答。他觉得自己已经成竹在胸，没想到，一听到父亲冷冷的声音，就突然没了信心。

秘书长坐在儿子的对面，面无表情地盯着低头坐在那里的儿子。杜超被盯得心里发毛，刚才设计的那些开场白，突然之间跑得无影无踪，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这种可怕的沉默持续了好分钟后，秘书长终于有点儿不耐烦了：“我是你父亲，不是你的阶级敌人，就你这点儿胆子还想去当兵？”



杜超猛然挺起身子，抬头说道：“爸，我会是个好兵的！”

秘书长对儿子的反应有点儿错愕：“你都已经决定好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杜超同志要去当特种兵了，你还跟我商量什么？”

“爸！我们能不能不这样讲话，好吗？”杜超直面父亲凌厉的眼神诚恳地说道。

“好！你是来征求我的意见是吧？那我要是不同意呢？”秘书长语气缓和了一些。

“爸！您知道我从小就向往军营，爷爷和二叔都是军人出身，他们都是您尊重的人，您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我去当兵呢？如果我能上得了大学，根本不用您走那个后门。我对自己没有信心，也许四年大学下来，我什么也没有改变，这也不是您希望看到的。”

“在你们的成长过程中，我很少约束过你们，要你上高中，你偏要去读技校，我强求过你吗？我对军人更是没有任何成见！你如果要有小菲那么听话，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可是你总是自以为是，在家从来都不顾大人们的感受，听不进去我们的劝导。”

秘书长又点了一支烟继续道：“部队是个锻炼人的地方，如果你怕吃苦，还是处处显得比人家优越，那也是个容易混日子的地方！说实话，我对你没有什么信心。”

“爸！我觉得您还是用老眼光在看我。是的，这几年来我是很少主动跟您沟通，但您又花了多少时间在关心我？除了金钱，除了教导我要时刻记住处处维护您的声誉外，您给了我多少真正的关怀？三年来，您唯一去过我们学校一次，就闹得满校风雨，校长被您骂过以后，全校的老师都在有意地躲着我！如果您还觉得我娇纵，那也是被您惯出来的！”杜超大声说这些话的时候，激动得眼泪呼呼往外涌。

秘书长一脸沉重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挥挥手温柔地引导：“继续，今天你可以不给我面子！”

杜超擦了把眼泪继续说道：“您跟妈妈离婚以后，虽然我和小妹做梦都想着你们能重归于好，但说实话，我跟着妈妈，比你们离婚前还幸福！她总是平心静气地跟我讲道理，从来不训斥我！可是，您却从来都不耐烦跟我讲话，我说一句话就要被您驳得一无是处，您是永远也不会理解我的感受的。”

看到父亲在沉默，杜超有点儿不忍心了，语气缓和了下来：“这两年来，



那些优越感已经少了很多,我甚至从来不主动跟人提起我是您的儿子。我知道我身上的毛病,正因为这样,我才迫切地希望能去部队好好锻炼一下自己。如果我想过安逸的生活,您完全可以给予,但我不甘心平庸,我已经是成人了,我清楚自己要什么与不要什么,更清楚该怎样努力地去完成自己的理想。”

秘书长一反常态,非常安静地在倾听着儿子的发言,良久,才长叹一口气柔声道:“爸爸很高兴看到你长大了。这件事情你与妈妈商量过吗?”

“妈妈支持我的决定,她只是要我自己好好把握。”

“可是你妈妈刚刚还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再劝劝你谨慎地考虑这个问题,她并没有举双手赞成哦?”

“我知道,她跟您考虑的是一样的问题。相信我,我能处理好的!”

秘书长起身像似想要结束这次谈话,杜超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小心翼翼地说道:“我有三个好朋友,我们已经约定了一起去当兵,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您像帮助我一样帮助他们。”

秘书长变了脸色,愣了一下,才有点儿不满地回应:“今天主要是因为这个事,你才来找爸爸的吧?一切都要靠自己,我没有什么好承诺的!”

杜超当天晚上住在了八号别墅里,因为杜秘书长的一句话,他决定在这里住上几天,好好陪陪自己的父亲。

雷霆要去当兵的事,毕业前就跟家里商量好了,父亲也无奈地接受了儿子丢了“铁饭碗”的这个事实。

毕业后的这段日子里,雷霆除了拼命帮家里干农活外,剩下的时间就是借来普通高中的课本苦苦自学。三年技校,从小就品学兼优的雷霆除了专心专业课的学习外,已经放松了对文化课的学习。每次考试,除了专业课和语文外,其他的课程,每次只能勉强及格。

现在强化文化课,雷霆是有想法的,而且这个想法他也早早地跟家人说过,只是有意无意地隐瞒了另外三个好朋友。在他看来,除了杜大公子一门心思地想当职业军人以外,赵子军和江猛只想服满三年兵役,然后凭着在学校转的城非户口,名正言顺地跳出农门。

几个好朋友会完面的第三天,雷霆在村口三叔家的小卖部里收到了一个电话,那是杜秘书长的宝贝千金杜菲打来的。雷霆怎么也想不到,杜菲怎



么找到了这个电话？毕业后跟杜菲通了几次信，从来没有说过啊？难道是她哥哥杜超要的？那杜超岂不是知道了我和他妹妹的秘密？三叔跑了一里多路通知侄儿接电话的时候，雷霆一路上都在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想得他冷汗淋漓。

没等雷霆开口，杜菲劈头盖脸地就发起了牢骚：“雷霆，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我给你起码写了十封信，你只给我回了三封，还要偷工减料，三封加起来没我一封信长。什么意思，你说吧？”

雷霆拿着电话傻乐，不知道如何解释。其实他知道，怎么解释都没用，杜菲只能哄着来。真要跟她辩论，十个雷霆也不是她的对手！

雷霆等杜菲发完牢骚，笑嘻嘻地说：“气消了没？要是没消我就给你唱首歌！”

“别跟我嬉皮笑脸！我就问你，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杜菲不依不饶。

“要不，今天晚上我给你补一封？整个长长的，保证你睡不着觉！”雷霆打着马虎眼。

杜菲真有点儿火了，在电话那头杏眼儿圆睁，继续发难：“别在这哄我开心！老老实实回答我，是不是不想理我了？就你这态度，够被我二叔拉出去毙十回了！”

雷霆不敢再有怠慢，他其实并不太了解杜菲，两个人总共只见过三次面，都是在杜菲的母亲家，也就是雷霆去找杜超的时候认识的，更是没有正儿八经地讲过几句话。只是两人认识以后，杜菲主动给雷霆写信，一来二往，差不多持续了一年的时间。

雷霆其实对杜菲一直敬而远之，虽然知道她对自己可能是动了感情，可两个人的家庭情况，那是有天壤之别的。雷霆压根就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尽管他很喜欢这个个性鲜明、漂亮可人的杜大小姐。

可杜菲不管这么多，雷霆就是他的偶像。她不仅欣赏雷霆的才气，更是感觉这个身高一米八〇的男生身上有种与乡下人截然不同的气质。从第一次见到雷霆，她晚上回家就失眠了，当天晚上就熬了个通宵，给雷霆写了封信。

杜菲等了半天没见雷霆回应，就长长地叹了口气：“雷霆，你要是不想理我，就明说，本小姐再也不会死乞白赖地给你写信了！”

听到这话，雷霆有点儿急了，调整了一下情绪，然后很认真地说道：“杜

菲,你应该收到我寄给你的剪报吧?那是我唯一的一份,都送给你了。这段时间我真的很烦,不知道该跟你讲些什么。”

杜菲:“我哥都跟我讲了,当兵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不用担心啦。”

“但愿如此!”雷霆说道。

杜菲:“今天或者明天有时间吗?到我家里来玩吧?”

雷霆笑道:“前几天才跟你哥碰过面,我去一趟市里不容易,有什么事咱们写信好吗?不是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吗?你每个周末都回家,有的是时间。”

杜菲显然是有点儿不开心,但她没有强求,只是叮嘱雷霆一定要给她写信。如果再写几个字应付的话,就饶不了他。

江猛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听说武艺高强的父亲是在“文革”的时候落下了病,江猛出生前三个月才去世的。母亲为了不让儿女受委屈,一辈子没改嫁。唯一的姐姐早在三年前就嫁到了山东,这几年他都是与母亲相依为命。

其实杜猛很想当兵,可是家里的担子太重了。体弱多病的母亲日渐衰老,自己一走,母亲的生活都成问题。本来读中专的时候,家里就欠了一屁股债,满手指望着——毕业就能上班挣钱养家,现在所有的希望都成了泡影。

毕业后的这几个月里,江猛去了村办的煤窑里挖煤,虽然苦点儿,但一个月下来也能挣个千儿八百的。江猛对现状不甘心,却又不忍心跟母亲提当兵的事。

就在江猛在痛苦中徘徊的时候,村里的民兵营长给他帮了忙。这天民兵营长亲自到江猛家里来走访,江猛刚好去上班了。民兵营长对江猛的母亲说:“大姐,小猛工作没着落,你让他去当兵吧?他身体好,素质也好,在部队能有发展,不当兵可惜了!就是提不了干复员,国家也会分配工作,到时候,又是吃商品粮了!”

江猛的母亲开心地直搓手,连忙问道:“小猛真能当得了兵吗?村里每年只有一两个名额,有那么多小鬼都要当兵,我们又找不到人。”

民兵营长:“大姐,当兵是为国家尽义务的,不需要找什么人。只要小猛身体检查没有什么问题,村里的名额我会争取给他的。”

江猛的母亲恨不得当场就给营长跪下磕个响头,高兴得讲话都不顺溜



了：“那……那，真是太感谢政府了，这娃儿天天苦着个脸，我知道他是想当兵，又怕我一个人在家里受苦。”

民兵营长：“大姐，村里知道你家的困难，前几天开会的时候村长还说，过完今年就把你安排到煤矿食堂去烧饭，那个活不累，吃得又好，小猛不会担心的。”

江猛的母亲抹着眼泪把民兵营长送出了几里地，然后回家锁了门就直奔村办煤矿而去。

困难最大的是赵子军，因为他父亲坚决不让他去当兵。赵子军的哥哥这两年做木炭生意，每年的收益还不错。哥哥因为右手残疾，干不了重活，请了个开车的师傅帮忙，两个人又总是搞不到一块去。父亲让赵子军去学开车，然后哥哥出钱买台农用车，兄弟俩好好做生意，比上班还要强。

赵子军那天和几个好朋友碰完面回来，为当兵的事跟父亲大吵了一架，老父亲气得要跟儿子断绝父子关系。赵子军裹了几件衣服跑到了百里之外的姑姑家。三天后，还是赵子军的哥哥亲自带车跑到姑姑家把弟弟给接回来了，兄弟俩整整花了一晚上的时间，才说服了父亲。

赵子军的父亲妥协后，跟儿子下了道死命令：“去了部队，十年之内不准回来！”这意思就是，你不是要当兵吗？要当兵就得提干，起码也得转个志愿兵才能回来。

三

正如杜超刺探到的“军情”一样，这年来天江征兵的果然有那两只精锐部队，还有一支空军地勤部队。

四个好朋友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武警机动部队把兵源主力放在了天江县，而坦克师把重点放在了天江市内。至于空军地勤部队，因为要得人少，对身体要求也要高很多，所以基本上是全面择优。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那么城里人杜超，就很可能在四个兄弟中间单飞了。

雷霆去县人民医院体检的时候，碰到了赵子军，准确地说是撞到了赵子军。二十来个小伙子在人武部干部的指挥下围成一圈，在住院部后面的一个封闭的小院子里跑步，而且是脱光了跑。估计小伙子们都没有经验，脱衣



服的时候都扭扭捏捏，根本不敢抬头看人，等到脱光了抖抖索索地跑圈的时候，雷霆才发现自己前面那个人有点像赵子军。可是一群医生和军官在盯着，雷霆不敢开口询问，直到几圈后转弯，人武部的参谋一声“立定！”雷霆才一下撞到了反应比他快的赵子军的身上。

体检结束后，雷霆在医院门口拦住了赵子军：“怎么没看见江猛？”

赵子军：“江猛体检完了，他跟我说有痔疮，可能走不了了。”

雷霆心里“咯噔”了一下，拉起赵子军边走边说：“这家伙有点儿愣，估计自己回家了，我们赶紧去市里找下杜超，让他快点儿想办法。”

路上，赵子军问雷霆：“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雷霆：“应该还好，就是牙齿不行，估计当不了空军了。”

赵子军有点儿情绪不高，一个劲地在抱怨：“杜超个狗日的还要我去切包皮，幸亏我回去打听了一下，没去挨那一刀。那个老女人只是把我的蛋子托了一下，根本就没说别的。倒是我体重不够，中午跑去吃了十根香蕉，那医生摸着我的肚子愣说我作弊。”

雷霆安慰道：“体重不是问题，回去叫你妈多杀几只老母鸡好好补补。等会儿你再跟杜超也说说。”

兄弟俩找到杜超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他们没想到的是江猛也在杜超那里。杜超这几天情绪大好，刚刚给江猛上了一课，这会儿又拿着篮球在瞎蹦。江猛本来坐在一边耷拉着脑袋沮丧着脸，看到雷霆和赵子军马上又活了，站起身大老远就冲他们两个大叫：“搞定了没有啊？”

赵子军不紧不慢地走到他面前没好气地说道：“搞定个屁！雷霆心脏有问题！”

雷霆赶紧接口：“赵子军是脑子有问题！我们俩都完蛋了！”

江猛正要开口安慰，杜超上来照赵子军的屁股就是一脚：“看你俩一脸得意的样子，骗得了我？”

雷霆：“赵子军是真有麻烦，体重不够还作弊，这下政审都会有问题。”

杜超：“卵！体重不够，我直接找下你们县医院的院长就行了。倒是江猛这个家伙很麻烦，痔疮听说还挺严重，医生拿个什么东西捅了一下他的屁眼儿，就流血了。”

“说老实话……”江猛正要开口解释，杜超显得很不耐烦：“你个猪脑子，就知道说老实话，我早跟你讲有问题要赶紧去治。这不是个小问题，到了部